

上海被网暴坠楼女孩的母亲：我们想要讨一个公正和公义 | 谷雨

mp.weixin.qq.com/s/l77lmMuohQly_vzakol6JA



腾讯新闻出品

谷雨

下载腾讯新闻APP，你的关心，关系世界

撰文 | 郝库

编辑 | 金赫

出品 |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
* 版权声明：腾讯新闻出品内容，未经授权，不得复制和转载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一位女士拜托外卖小哥给听障父亲送食物，小哥花费一个晚上，来回数十公里，把女儿做好的菜送到父亲手上。女士为表感谢，打赏小哥200元，小哥坚持不收，女士只好给他充了200元话费。到这里，还是一个疫情期间常见的暖心故事。然后转折来了。女士将这个故事发在网上，大概认为它是珍贵的，足以在疫情中的上海，抚慰一些人心。但不少网友纠结于200元的打赏金额，对她进行抨击甚至辱骂。



这位女士在微博上解释，自己如何感动于外卖小哥的善举，如何试图给他发微信红包，用支付宝或者直接银行转账，还想等疫情结束请他吃饭，给他送锦旗——以及，她确实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只是一个要照顾7岁孩子的母亲，全家只有丈夫有收入，而且正在还房贷——但这显然无法说服网友；之后，她又给上海本地大V发私信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解释。

4月6日中午，这位女士穿着一身白衣，从32楼坠下。

事发之后的一个晚上，她的丈夫在电话里说，自己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如何接受这件事。他很难再回忆那天的任何细节，“特别是现在（晚上），”他说，“我不知道怎么面对”。电话里还有孩子的声音。之前的报道里，他说那天中午，自己在客厅照顾孩子，妻子说要回房休息。一段时间后，他听见楼下大喊“叫救护车，有人跳楼！”他冲进妻子的房间，但为时已晚。

与此相关的人也受到了伤害。余中，那个出于感动帮她给父亲送菜，又出于想做点什么的责任心而拒绝打赏的外卖员。他在电话里说，“她已经走了”。在之前的采访里，他看到女孩儿被骂——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，他说自己“看到顾客被网暴，我难过得睡不着觉”。此后，事情的发展超出他的想象。

这位女士的母亲此时正在嘉兴。事实上，因为一些家庭矛盾，她已经离家很久，和女儿的联系也不太频繁。但她是她的女儿，电话那头的哭声，阐述了这位母亲的心碎。她觉得天塌下来了，全身像被冷水浇透。她给女婿打电话，给警察打电话，给那位外卖小哥打电话，她想知道真相，想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。对于女儿的死，她有许多的困惑和不解，她想要说一说这件事。

这位母亲62岁了，在女儿去世的当天晚上，她第一次注册了微博。她想看看女儿发过些什么，也想知道她究竟如何被骂。她艰难地寻找那些辱骂的痕迹。对于这个发生惨剧的家庭来说，网暴带来的伤害，曾实实在在地存在过。

以下为坠楼女士母亲口述：



“天塌下来了”

6号下午2点钟，我在外面散步，我同学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视频过来。视频里有一个小女孩（跳楼），哎呀，（视频里）人家都在叫，29楼！29楼！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！来了好多警车。我还给我那个朋友看了，但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的女儿。

5点05分，我收到女婿短信，说我女儿不在了。我马上给女儿的手机打电话，还是女婿接的，他说中午跳的。我一下懵掉了，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天塌下来了，我女儿真的没有了。我全身都是像冷水浇得一样，我撕心裂肺，你说我怎么活。我说为什么她会这样？他（女婿）说因为网暴。为了送菜给爸爸，遭到了网暴，人家网上骂她，她接受不了。

我现在住在嘉兴，上海因为疫情不能来，如果不是疫情，我无论如何也要见女儿最后一面。

我女儿走的那天晚上，我睡不着。半夜里我给我女婿打电话，我问他几个问题。我就先问他，她有精神分裂症吗？没有。她有忧郁症吗？没有。你们家发生过口角吗？没有。你们夫妻感情好吗？好的，都好的。我说她一个网暴就这样就跳楼了，她胆子倒蛮大的嘛，跳这个楼要付出多大的胆量和勇气啊！她看见那个血都害怕的！

我女婿告诉我，4号，爸爸电话说家里面吃的没有了，就吃白饭了。“平时都是我们送的，”他说。现在疫情，我们走不出去了。她急了，把家里面冰箱所有的东西都全部拿出来做，做好了以后，又找不到外卖小哥，网上下单了以后没人接单。

后来她想起叮咚买菜的一个小哥，给他打电话，因为急嘛，她就哭了，求这个小哥帮忙把菜送给他父亲。小哥看他这样，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孝敬父母，急的这个样子，然后外卖小哥被她这个孝心感动了。

后来我跟那个外卖小哥通电话了。他告诉我，那天晚上7点多，他去送菜，虹口到青浦，一来一去要50多公里路。他（电瓶车）没有电了，他发了一个地图位置给女儿，女儿心里就不好意思，要给他钱。他不肯要，说我不是冲着钱来的。女儿非常感动，给他两百打赏，问他手机的支付宝，他说我不绑定这个。女儿没办法，就给他充了两百话费。她还跟外卖小哥说，等疫情过了，管控解封了以后，我请你吃饭，我要送锦旗到你公司里面去。

这一切都做完了，她又是感动又是高兴，把这一切都晒在网上，把她做的菜啊，把外卖小哥送菜的一系列经过都发在网上。然后好多人就攻击她，这个上海人这么小气的，两百块钱太少了，人家在疫情下面，这个管控下面，都出不来，这边封，那边封，谁也不肯做这个事，两百块钱好像太那个了啊，人家就说你两百块钱，住个宾馆都不够了，太小气了。说了以后呢，她出来解释，我不是因为要晒我有多孝敬父亲，主要是这个外卖小哥，他这样的举动连她父亲都感动了。

后来还是很多人骂，我女儿又解释，她说因为我们家庭情况也不怎么好，我父亲住的是经适房，我每个月还要贴补一点父亲。我现在暂时也没有工作，因为疫情，我刚上班，上了没多久，那个工资还没拿到。再加上家里面还有个7岁的儿子，老公现在还要还房贷什么的。

外卖小哥（得到消息之后）也很惊讶，（人）怎么会没有了呢？他说你女儿很孝敬，做了一个正能量的事，怎么会遭到这样的网暴？他说我都感到自责，“（如果）我当时多劝劝她，再安慰她一下（会不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？）。”我们都感到惊讶，感到自责，很可惜，他说。



“她内心很柔软”

这个女孩她内心很柔软，心很善良。她小时候，路过一个乞丐，她会马上掏钱，她很同情那些弱者。她也不是个小气的人，跟朋友交往，买单什么的，她都是不在乎的。女儿家里面因为自身的原因，条件也不是很好，已经在网上跟他们打招呼（解释）了嘛，不是小气的人，好像力量不够了，心有余力不足了，也想多给他一点了。

她很喜欢美食，从小就是这样。她会做蛋糕什么的，喜欢翻花样地吃。我们做起来都是家常的菜，她做的那些都是有点像饭店里面那些菜了。她蛮聪明的，网上一看，人家怎么做，她马上做得像模像样的，做好了还会发在网上。

我和女儿上次联系是过年前。她说自己刚开始在公司上班，你过来住呀，我这边房子刚装修好，环境很好的呀，下面也有锻炼的，什么都有的。我们白天都上班，家里面没有人，小孩也不用你带，做饭也不用你做，你住这边吧。当时她住的是虹口动迁的房子，是她（公公婆婆）的房子。之前我女儿和女婿一直租房子住，你说我女儿又没有好好的工作，一个小孩生出来，这个房租在上海多贵，还有煤电水，你说这个经济能好到哪里？年前打电话的时候，她说妈妈我现在要买房子，想让我怎么样（支持一下）。

我和他爸爸感情不好，我是为了这个家庭，为了这个女儿，不想离婚。我想等我女儿成家了我就好了，我任务完成了，我就可以自由了。女儿是2013年结婚的，她结了婚了，2018年我和她爸爸又发生矛盾，我就离开这个家了，租朋友的房子住。

她爸是57退休的，提早三年多退休的，因为耳朵不好。原来年纪轻的时候，他的耳朵就不好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病都出来了。他还有高血压，之前还脑梗过。他不出门的，人家敲门，朋友来，他以前的老同事来看看他，敲得很响很响的，他都不开门的。发微信他也不接，电话也不接，他跟任何人都不联系，就跟女儿联系。

女儿感觉她爸爸现在退休工资也少，三千多，也没有多余的钱，那她必须要去啊，要给她爸爸，有时候要贴补一点，帮他交煤电水费，有时候去看她爸爸要买点东西。

这次她看见她爸爸这样，没有吃的，听见她爸爸吃白饭了，想尽办法，最好外卖小哥，我情愿花一百块，花两百块，你给我送，要有人送，是不是啊。然后把她家里面，冰箱里面吃的东西，可以烧的都拿出来烧好了。一个盒子，这是什么菜，这是什么菜，都给她爸爸了。

我是打居委会的电话，我打电话问书记了，我说我家出了这个事，你们告诉他了吗，你们碰见他了吗？他说碰见了，他每天出来做核酸，我们这两天都送饭给他，我说他脑子清楚吗？他说清楚的。那我说，这个事你们告诉他了吗？没有告诉。他又不跟外界接触，跟原来的朋友都不联系，亲朋好友都不联系，他就这样一个人在家里面，也不出去。他现在是靠着女儿，女儿一下子没有的话，他靠谁呢？他唯一的就女儿，女儿这样没有了。



网暴是什么？

我今年62了。“网暴”这个词我只是知道，网络暴力是吧？就是在网上谩骂，发一些流言蜚语、闲话。我平时不用微博，最近因为听说女儿被网暴，我（4月）7号刚申请了一个。女儿6号走掉，我半夜里睡不着觉，下载一个微博。现在掌握得还不是很流利，我的微博没有名字，图片我不怎么会发，文字我可以。这两天睡不着觉，半夜里就发一些想念女儿的文字。

我没有看到他们（网友）骂女儿的文字，听说有几百条。我女儿平时喜欢写一些东西，她很会表达内心的这些东西。然后我就想了解，想在她微博里面，看看她内心的心理活动。

（至于在网上骂人，）现在大家活着都不开心，压力很大，挣钱都不容易。人心不可能是一样的。每个人的思想境界、文化层次、成长的背景、所在的环境、工作啊，都不同的。跟学历、家庭教育，都有关系。

但我们想要讨一个公正、公义。现在这个事就这样一死了之，什么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讨一个公平的说法，让大家来评论这个事。我们这么多疑问，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一走了之的一个结果？

我是她母亲，我们这么多疑问，我可以说不一百个人都接受不了。我给女婿打电话，给公安局负责内勤的人打电话，昨天还给火化的地方打电话。

她不是这种忧心闷闷的人，好像很成熟的那种，好深沉的那种，她不是。这种事只有很深沉的人做得出来，我女儿是很简单的人。就是一刹那的。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人劝她一下，拉她一下的话，这个事实就不存在。

我这几天没睡着，一幕幕的就像放电影一样，都在我心里面啊。她很小的时候，几个月大，我骑自行车，她坐在我自行车后面，带到外婆家去啊，到公园去啊什么的。她坐在后面打瞌睡了。后来去学校，背语文书啊，有时候她不用心，背不出来。然后我脾气一发，她马上读两遍就背出来了，很聪明的。但现在我连女儿最后一面也没见到，这么残忍。

 (来源：腾讯新闻)

谷雨实验室-腾讯新闻

腾讯新闻出品、谷雨工作室旗下栏目，聚焦深度图文内容。

